

追忆恩师邢其毅先生

邱明华

(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1)

2002年岁末,得悉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邢其毅先生骤然离世,心情顿感沉痛,想尽快赶到燕园奔丧,却由于先生丧事从简,未能成行,至今心存遗憾。光阴如逝水,恍然过去了8~9年,看到师母祭悼先生100周年冥诞的悼函,恩师的音容笑貌又重现眼前,那是经过悠长时光洗涤不掉的深深记忆,也是我进取努力中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。一桩桩小事,像一粒粒岁月缠绕珍藏脑海深处的闪亮珍珠,拾掇拾掇串接起来,定然光彩夺目。

最初见到邢先生,是1983年在北京大学化学南楼,物理化学研究所召开成立大会,教室挤满了老师和同学。我也挤进去想凑个热闹,看到有位瘦削但显得非常精干的老先生,正拿着一张照片在说:“这是卢瑟福发现 α 射线的实验,是一个跨越式的发现,……希望(北大)物化所也能做出原创性的重大新发现。”下边有学生小声议论说:“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其毅先生,合成胰岛素的,差点得诺贝尔奖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邢先生,也是第一次听到原始创新这个词,但当时对这个词没有什么更深的印象。到了21世纪,中国科学院到处都在推崇原始创新时,这一幕记忆深刻的画面,才被蓦然唤醒。

从那以后,再见到邢先生是10年以后了。1993年,在当时化学系主任孙亦樑先生的大力帮助下,我得到了回母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,孙先生非常熟悉我的专业和工作情况,把我推荐给邢先生做学生,邢先生欣然同意。去燕东园拜访邢先生,当时很紧张,但邢先生却非常亲切地对我聊起云贵的情况,他熟悉的山水风景,民俗人情,其知识之渊博让我钦佩不已。当然也谈到了专业课程考试和博士论文撰写等方面非常细致的要求,至今我也把这些作为对研究生论文的标准。我作为来自山区少数民族的学子,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成为邢先生这样大师的学生,欣喜若狂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。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求学历程。邢先生委托叶秀林老师直接指导我,由于两位先生的实验室非常拥挤紧张,实验和论文撰写就允许我在昆明完成,我通常是在每年冬季学期去考试,来来往往与两位先生就熟悉了。在接触的过程中,不但深受学术熏陶,还感受到两位先生人格魅力的影响,改变了我对事业、人生、生活的态度。

毕业前的一天,到先生家讨论学位论文。说完正事后闲聊,邢先生对我说:“现在你们工作条件好,只要国家有经费投入,发表一些高水平的论文肯定不是太难的事,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,要搞一些有点应用价值的课题,做一些对社会更有用的事情,不能光顾了发文章,把人民的血汗钱都花光了。”这一席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研究思路,也改变了以后的研究方向。我开始把目光投向资源利用技术,这也是后来把除虫菊产业技术开发项目拣起来的直接原因。现在中国的除虫菊产业已经在我们手里初具规模,技术领先同行,在国内外环保、绿色的有机农业中发挥着作用,这里也包含了邢先生的教诲之功。后来,我从师母钱先生的口中得知,邢先生在建国初期也是急国家和民族所急,合成氯霉素等产品,服务于民,报效国家。

邢先生严谨、谦逊的品质,更使我铭心难忘。作为名师的学生,总希望有些论文与老师共同发表,但我做的是天然产物(植物化学),又是在昆明完成,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上,先生不许署他的名,说他自己没有参与太多的工作,对实验过程也不了解,不能随便署名;署名容易去掉难,白纸黑字要慎重,希望我们以后也不要随便在论文上挂名。最难忘的一次考试是天然有机化学的综合考试,那是一次面试,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提问的范围和原则。老师先让我介绍熟悉的产物化学方面的相关进展,然后开始讨论式地问些五花八门的问题。虽然老师们知识渊博,但主要还是顺着我的思路提问,合成、分离结构、立体化学、手性合成和天然产物方面的热点课题,邢先生问得最多。后来我把这次考试内容整理成了一篇题

为《具有生理活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》的综述文章发表(《化学进展》,1998,7(3):255-262),邢先生同意署名。而另一篇关于黄杨科的化学分类的论文,我们提出了一些新观点,与博士论文内容相关,但邢先生不同意署名,只好在文末注明谨以此论文祝贺邢先生90华诞。在邢先生馈赠的北大院士文库《邢其毅文集》上,邢先生亲笔写着:“请明华学友正误”。先生这样的虚怀若谷让我们晚辈深感汗颜,也令我更加钦佩。

邢先生的认真严谨,也表现在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上。我一开始是按植物化学学位论文模式撰写的。邢先生和叶先生看后,说这不是化学学科的思路,要按化学系统重新撰写。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,论文重写,可谓天翻地覆,而不同植物种中有些结构相同,就只能描述一次了,篇幅会减去不少。但两位先生毫不让步,说既然是化学专业的学位,就必须按照化学结构写。那时搞得十分辛苦,但也是理论水平提高最快的时候,许多我们平时不怎么注意,甚至已经发表的新结构,理论上有些也未必搞透,被邢先生和叶秀林先生一一指出,逐个指导,论文的面貌因此大为改观。

邢先生留给我的不单单是严格、严谨,诲人不倦,更有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,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格魅力。1996年春节前,考完试后,我还在北京等邢先生的下一步安排。2月2日我家乡丽江地震,当晚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了消息。由于父母在震区,心里总是忐忑不安,睡得很不踏实。第二天一早,我寄宿的中科院动物所招待所的服务员跑来说有电话,我想这么早肯定是丽江打来的,心里紧张得很。电话是邢先生打来的,他问我:“丽江地震了知道吗?”我说已经知道了。邢先生又说:“刚刚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你家乡地震了,想到你母亲会不会有事,就拿起电话打过来了。家里没事就好,你是独生子,无论如何也要先回去处理,其他事先放一放。如果钱有困难,可以到我这里来拿一点。”我顿时热泪盈眶。现在丽江古城成了家喻户晓的旅游景区,但那时还是一个陌生的小镇,而一个学术大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学生家乡家里的情况那么熟悉,设身处地为你着想,能不让我感到震撼吗?1996年7月,我终于拿到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。看到我的学位证,邢先生说:“你还是花了一点功夫,学位证以后会有点用处,但功夫心思要花在学术上,不要花在证书上。”邢先生还要我先给父母报个喜,让他们也高兴高兴,不能忘了父母。之后,先生还在家里破例穿导师服与我合了影。

邢先生渊博的知识,敏锐的目光,独到的视角,应该源自他长期孜孜不倦地勤学与博览群书。从卢瑟福的发现,到纳西小镇的风土人情;从魏兰德获诺贝尔奖的实验,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标志,都能在不经意间随口而出,信手拈来;他不但给人知识,给人智慧,更能给以人格魅力的感动。我以前没有注意过邢先生家里的摆设,直到有一次带了我女儿去看望邢先生,她说爷爷家不好玩,到处都是书,什么玩具也没有;有个小乌龟还不让玩。我这才注意到先生家里的家具以书架为主,可能邢先生坐在哪里都会随手拿本书翻翻吧,而我也知道了邢先生除书外喜好收藏乌龟。第二次带女儿去时,邢先生已经准备了满满一个茶几的各种乌龟工艺品,很多来自欧美,还有的来自澳洲和阿根廷。邢先生给我女儿讲述了许多乌龟工艺品的来源和趣事。在回来的路上,我女儿对我说爷爷知道的事情真多。在有机化学或化学学科方面,邢先生作为我国的学科带头人,知识是极其渊博的,我们大学本科用的,就是邢先生编著的《基础有机化学》,后来邢先生也送了我一套,我自己也买过各种版本的很多套书,供研究生参考使用。很多研究生开始看时因为书太厚而感到恐惧,但仔细阅读后越来越迷,经常是连书也带走。

邢先生豁达、无私、朴实、求真的品质,永远是我追求的目标。邢先生一身傲然风骨,是一位真正的方正之士。“察身而不敢诬,奉法令不容私,尽心力不敢矜,遭患难不避死,见贤不居其上,受禄不过其量,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。”这段话用在邢先生身上,一点也不为过。我一直感慨,能作为邢先生的门徒,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人生快事,也是我一生的幸运。在邢先生百年冥诞之际,谨以此文纪念,以表对恩师的感恩、敬意、钦佩和铭记。愿先生为学生的努力工作和追求创新感到欣慰!